

# 從影集《她和她和她》探討背叛創傷以及盲視背叛

作者：劉宣亭

## 一、前言

根據 2023 年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發布的性別圖像中，台灣是性別友善程度位居亞洲第一的國家。<sup>1</sup>事實上，在職場或是教育環境中，卻還是頻繁傳出性犯罪事件，2022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性侵害事件中有 8401 名受害者。<sup>2</sup>然而真正的受害者數量遠不及於此。現代婦女基金會在 2023 年 3 月展開網路調查，其中 9 成被害人遭到性犯罪行為時不敢報警，4 成的受害人從未向任何人提及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sup>3</sup>

遭受性侵害後，受害者有可能會產生心理創傷，罹患 PTSD。即使是心理夠堅強決定面對創傷的受害者，在事件發生過後想為自己發聲卻時常遭到阻止，或是向上級行政機關舉報後，遲遲等不到應得的正義，也會因為無處申訴或是親友的不理解，造成二次創傷。<sup>4</sup>由此便能窺見社會為性侵害受害者所施加的壓力。2017 年出版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揭露了誘姦、強暴受害者的掙扎，也讓大眾開始認識 PTSD、解離症狀以及開始重視補教界的性犯罪事件。而在 2022 上線的 Netflix 影集《她和她和她》，被認為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影劇翻版，造成一時轟動。

因此我想探討在影集《她和她和她》中所呈現的創傷相關心理機制，本文藉由分析《她和她和她》中的角色行為以及遭遇的事件，探討影集中呈現的 PTSD、背叛創傷、盲視背叛等概念。

## 二、《她和她和她》故事背景介紹

令人稱羨的職業女強人林晨曦，不僅有成功的事業，還擁有姣好的容貌，但是優秀的工作能力並沒有為她謀得順利地職場之路。在她工作的公司中，上

---

<sup>1</sup>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3 年性別圖像中文版》，2023 年 1 月，頁 1

<sup>2</sup> 衛生福利部，《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及嫌疑人概況》，2021 年 4 月

<sup>3</sup> Right Plus 多多益善，〈「不知道那是性侵，只知道沒有自願」4 成性暴力受害者獨自隱忍、從未求助〉，<https://rightplus.org/2023/04/25/sexual-violence/>，瀏覽日期：2023 年 6 月 8 日

<sup>4</sup> 王曉丹，〈破解二元對立，改寫能動主體：性暴力受害者脆弱性的正面意義〉，《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 44 期，2019 年 6 月

司喜歡她的能力，卻因為性別，選擇提攜既是男性又有後台人脈的同事杜駿儒。杜駿儒就是常騷擾林晨曦的那位男同事，而目睹性騷擾行為的女同事們，不僅沒有阻止杜駿儒的惡行，為林晨曦發聲，反而出於對林晨曦的忌妒，偏信杜駿儒汙蔑林晨曦勾引她的說法。林晨曦的隱忍、職場同事的刻意無視，讓杜駿儒做出更加無恥及惡意的行徑，林晨曦在極度恐慌下出了車禍，車禍後的她失去大學以前的記憶，包括自己遭受侵犯、背叛等事件，來到「平行世界」。

在這個「平行世界」中，林晨曦選擇留在家鄉工作，父親以及弟弟都沒有過世，原本是男友的李皓明則變成了員警小劉（劉常宇），小劉正在調查她國中老師謝志忠遭殺害的案件，國中學姊顏聖華以及林晨曦的爸爸弟弟都是嫌疑人。在隨著小劉調查案件的過程中，她逐漸記起許多片段，想起自己被侵犯的記憶，但是在區分真假記憶的過程中，使她的意識越來越混亂。等到林晨曦再度醒來時，發現自己回到原本的世界，她才想起所有事情，也明白這個所謂的「平行世界」其實是她的解離世界。而她也透過「平行世界」所經歷的事情，逐漸敞開心胸，與自己的過去和解。

### 三、林晨曦的角色分析

#### （一）經歷創傷事件

在受侵犯當時，林晨曦並沒有反抗謝老師的舉動，只是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當時他的內心遭遇強烈的驚駭以及無助——最喜歡的老師居然會對自己做出這種事情，因此她的內心還無法適應此次親密關係背叛給她的打擊，失去了身體的控制能力，這裡呈現了 PTSD 中的「封閉退縮」症狀。在受創當下，掙扎反抗無果後的林晨曦放棄了行動，以不正常的平靜態度面對侵犯，代表她的心裡已經麻木，身體與當下的現實已失去關聯。林晨曦眼中的畫面都呈現扭曲的狀態：扭曲的天花板、異常清晰的雨聲，時間感的改變讓她喪失了真實感<sup>5</sup>，不知被侵犯了多久。並且她的其他知覺也放大、增強，增強的聽覺使林晨曦對於創傷記憶最強烈的感受就是師母在侵犯過程中播放的歌曲。<sup>6</sup>而後出車禍時，林晨曦車上播放的歌曲就是這首歌，才會導致林晨曦來到了「平行世界」，也就是說，這首歌是造成林晨曦這次解離的契機，觸及創傷記憶的開關。

#### （二）創傷事件後

遭到侵犯後，林晨曦開始覺得自己的身體很骯髒，不斷的撕手指上的皮、用水沖洗身體，希望以此讓自己變回以前「乾淨的林晨曦」，忘掉這段創傷經

---

<sup>5</sup> 茱蒂絲·赫曼（Herman, Judith Lewis）（2018），《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新北市：左岸文化，頁 90

<sup>6</sup> 茱蒂絲·赫曼，〈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頁 91

歷。原本上課積極認真的她，也變的時常出神，目光呆滯且沉默不語，耳邊還時常環繞「忍耐一下」的畫以及謝志忠侵犯她的畫面。這些屬於 PTSD 中「記憶侵擾」與「封閉退縮」的症狀。

林晨曦具體的封閉退縮症狀為創傷後失調，受創後的她在遇到謝志忠時，會刻意迴避，不敢直視謝老師，在受創後，她也產生了情感疏離，變得不常與家人談話，情緒變得冷漠麻木，連考上第一志願高中時，也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另一方面，在「記憶侵擾」的症狀中，受害者會反覆重新經歷創傷事件。這些創傷記憶缺乏前後脈絡，常以感受及影像方式呈現。<sup>7</sup>因此林晨曦常常會想起瑣碎的侵犯記憶，這些記憶片段都是以清晰的畫面和被知覺放大的聲音呈現，並且不斷重複想起謝志忠說的「忍耐一下」。有時創傷重演的方式為作夢，創傷夢境包含一些創傷事件的片段，內容及臨場感受與事實完全相同，<sup>8</sup>因此事件過後，林晨曦時常夢到被謝志忠侵犯、扭曲的天花板、風扇等的畫面。

然而，創傷意境的重演及再體驗是創傷者自發性的想嘗試痊癒，將創傷經驗「同化」和「清理」並改變結局。<sup>9</sup>儘管在創傷事件發生後不久的創傷夢境中，林晨曦都未在夢中改變遭侵犯結局，但是透過反覆記憶與創傷夢境，她逐漸正視、整理創傷記憶，將這段經歷轉換成能利用文字述說的一般記憶。

### （三）與親友坦白

在反覆獨斷經歷痛苦的記憶侵擾後，林晨曦稍微調適好心理狀態，開始勇於正視創傷。在選擇坦白創傷經歷前，她曾問過母親會不會相信自己，得到母親肯定的回覆，她才鼓起勇氣說出來。然而，坦白後得到的回應卻是父親的質疑以及對於她不反抗的強烈指責，並且父親最終選擇了私下與謝志忠和解，沒有為林晨曦帶來她所想要的正義的伸張。再加上高中向最好的朋友坦白，卻被惡意散播，學校得知時，也認為是林晨曦編的謊言，父親更是在學校人員面前嚴厲指責林晨曦為何還要再說一次國中說過的謊言。

敘說創傷經歷和賦予創傷意義的力量，是為了讓受創者有力量和安全感能表達自己的情感以回應創傷，且獲得說出自己的故事能得到理解與尊重回應的保障。然而說出真相可能會使受害者收到負面回應，像是被指責或所說的話不被相信等，進而產生更多的背叛，造成二次創傷。<sup>10</sup>當時堅強的林晨曦不是被老

<sup>7</sup> 茱蒂絲·赫曼，《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頁 81、82

<sup>8</sup> 茱蒂絲·赫曼，《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頁 84

<sup>9</sup> 蒂絲·赫曼，《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頁 88

<sup>10</sup> 弗雷·畢瑞爾（Jennifer Freyd、Pamela Birrell）（2013），《背叛：最不能碰觸的真相》，台北市：商周出版，頁 211

師的親密關係背叛而產生創傷，而是學校和家人的不理解與指責、朋友的背叛，讓她產生了比原本創傷事件更加嚴重的二次創傷。

#### （四）解離

受到二次創傷後的林晨曦，症狀比第一次的嚴重許多，常常會發生解離的症狀，也產生了情感表達障礙、社交障礙，情緒變得冷漠、麻木，因此公司的同事們都不喜歡林晨曦。情感方面，儘管林晨曦的前男友曾極力想幫助林晨曦走出創傷，然而因為二次創傷讓她對社會產生疏離感，但又無法明確說出感受，導致前男友的不理解，因而分手。職場方面，林晨曦遭到杜駿儒的騷擾時，因為二次創傷後，親友背叛使她產生不信任感，變得不信任他人，也不信任體制，因此她覺得說出真相也不會有人相信，只好隱忍杜駿儒的過份行為。<sup>11</sup>

車禍後，林晨曦來到了解離的世界。在她創造的解離世界裡，完整呈現了她的復仇心理——殺死當年性侵她的老師謝志忠。這是因為患者會認為透過報復加害者，創傷就能消失，就能擺脫創傷帶來的痛苦與羞辱。這種渴望通常是源自於過去無助的經驗，想像復仇會給予受害者力量，讓她有勇氣承認創傷。<sup>12</sup>並且，因為現實中林晨曦的二次創傷是家人的不支持所造成，所以在解離世界裡，所有人都在幫助林晨曦復仇——弟弟殺了謝志忠；媽媽試圖找師母討回公道；爸爸打傷謝志忠並謀劃殺害他；聖華想用安眠藥殺死謝志忠；男友李皓明也成為當年唯一真正幫助過林晨曦的刑警小劉的化身，幫助解離世界裡的她尋找真相。但是現實世界中謝志忠還活著，爸爸因病去世，弟弟則是在大學畢業時去找謝志忠回來後車禍身亡。

然則反覆的幻想利用復仇解決創傷，報復加害者的幻想畫面會加劇患者的恐懼，喚醒他們的感官記憶，讓患者覺得自己變成了萬惡的加害者。<sup>13</sup>因此從解離世界回來後的林晨曦並沒有選擇報復，她選擇正視這兩段創傷經歷，告發了性騷擾她的男同事，回家鄉原諒母親，與母親重新和解，也不再封閉自己的內心，敞開心門接受男友李皓明的幫助，讓他能陪著她走出創傷，勇於面對過往，與過去的自己和解。

#### 四、其餘角色分析

---

<sup>11</sup>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認識創傷後壓力症候群〉，[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67BCA6C5DC6B29C9&sms=86E44F0B0AFE3433&s=0F9B9B027334B058](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67BCA6C5DC6B29C9&sms=86E44F0B0AFE3433&s=0F9B9B027334B058)，瀏覽日期：2023年6月8日

<sup>12</sup> 蒂絲·赫曼，《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頁308

<sup>13</sup> 蒂絲·赫曼，《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頁309

### （一）顏聖華

顏聖華是在林晨曦之前遭遇到謝老師的侵犯。但是顏聖華沒有像林晨曦一樣選擇訴說，這樣的沉默隱忍，也間接導致林晨曦成為下一個受害者。顏聖華是隔代教養家庭，家裡的經濟條件不佳，遭受侵犯後，謝志忠拿錢資助她家，使顏聖華失去了理想受害者的身分，讓她更不敢揭露事情的真相。<sup>14</sup>

學生時期的隱忍，也形成了顏聖華在遭遇不合理事件時，懦弱退縮的表現。不管丈夫杜駿儒對她實施冷暴力、言語或肢體暴力，她的心裡已經麻痺，並且對丈夫言聽計從。顏聖華看似對侵犯事件沒有過多的情緒反應，然而她也呈現出 PTSD 的封閉退縮症狀。<sup>15</sup>即使是遭到不合理的對待，她依然不反抗，習慣用隱忍和卑微態度去面對。

### （二）師母（許慧珍）

師母看到林晨曦被侵犯時，並沒有上前阻止，反而是關上門，播放音樂試圖掩蓋侵犯時的聲音，呈現了盲視背叛的舉動——看到丈夫謝老師背叛的事實，卻故意假裝不知情。<sup>16</sup>事實上，在此之前學姊顏聖華也曾遭謝老師侵犯，師母儘管知情，卻還是在林晨曦和顏聖華向上級行政告發時，選擇包庇謝志忠的行為，並且藉由說服自己「這件事是她們勾引謝志忠才會發生」，以此無視謝志忠的背叛。

受害者會盲視背叛是因為很依賴與加害者的關係或是對加害者有強烈的依附情節<sup>17</sup>，師母享受成為「模範教師的妻子」的好名聲，假如她幫助學生揭露謝志忠的惡行，她必須要正視破裂的夫妻關係，還有可能會承受「狼師妻子」的壞名聲或是他人的同情，極強的自尊心與名譽感使師母需要依賴與謝志忠的夫妻關係，透過這段關係給予她「模範教師妻子」的名譽。

### （三）柯迪洋

柯迪洋是林晨曦朋友的同事。因為帥氣的長相，時常被女主管指使幫她按摩或是假裝不經意撫摸他，但柯迪洋為了這份工作與薪水，一直不敢反抗。除此之外，社會認為女性是性犯罪事件中的理想受害者，因此當男性遭到他人不舒服的肢體接觸時，很少人會相信男性受害者的言論，有時候甚至連男性被害

<sup>14</sup> 關鍵評論，〈性侵迷思下的審判文化：你是「理想的性侵被害人」嗎？〉，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4394>，瀏覽日期：2023 年 6 月 9 日

<sup>15</sup> 茱蒂絲·赫曼，《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頁 90

<sup>16</sup> 茱蒂絲·赫曼，《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頁 54

<sup>17</sup> 茱蒂絲·赫曼，《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頁 55

者也沒有意識自己正遭受侵害，從而剝奪了許多男性受害者求助的機會。<sup>18</sup>劇中的柯迪洋即使意識到自己正遭受上司不正常的觸碰，但是礙於社會的觀念及眼光，直到辭職他依舊沒有將這段經歷說出。

#### 四、結論與感想

在對任何心理機制沒有任何背景知識時觀看《她和她的她》，只會知道這部戲呈現了 PTSD 患者的解離情況。在稍微了解 PTSD、背叛創傷與盲視背叛後，再看一次《她和她的她》會發現這部劇對於這些心理機制症狀的細膩描寫，並且更能理解為何劇中角色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女主角林晨曦的故事是社會現象的縮影。據統計，在性侵害事件中，有多達 7 成的加害人是熟人。<sup>19</sup>這些性侵受害者，不僅要承受被性侵的創傷，還要面對侵犯她的人是熟人的親密關係背叛，並且熟人作案會讓受害者更難說出事實，因為很少人相信受害者說的與加害者平時呈現在眾人面前不同的形象。這部劇的呈現，也能讓更多人看到，許多受害者不站出來說出真相的原因。

透過劇中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家人的反應，也能看到為何社會上有那麼多隱藏的性侵案件，或是為何受害者遭侵犯後，不認為家裡給予她足夠的安全感。當受害者願意說出他的遭遇時，就代表他們已經內化心理遭受的巨大打擊，將創傷轉換為能透過語言表達的形式，努力讓自己能說真相、面對真相。這是在創傷治療之情與表達階段的良好開始。<sup>20</sup>因此，身為傾聽者，我們應該不帶評價的傾聽，不能像林晨曦的爸爸，得知事情後第一反應是責怪女兒，讓受害者接收到負面的回應，會使受害者遭遇更多的背叛，造成二次創傷。而是要適當的回應對方，而且要有同理心，站在他的角度看創傷事件<sup>21</sup>。畢竟對於受害者來說，傾聽者就是在快崩塌的心理世界中，可能將她拉回正常生活的媒介。

---

<sup>18</sup> 獨立評論，〈博恩的性侵故事之後，我們如何看見男性受害的敘事經驗？〉，<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9261>，瀏覽日期：2023 年 6 月 9 日

<sup>19</sup> 衛生福利部，〈熟人性侵佔 7 成，保持警覺防性侵〉，<https://www.mohw.gov.tw/cp-2642-20871-1.html>，瀏覽日期：2023 年 6 月 9 日

<sup>20</sup> 弗雷、畢瑞爾，《背叛：最不能碰觸的真相》，頁 233

<sup>21</sup> 弗雷、畢瑞爾，《背叛：最不能碰觸的真相》，頁 225